皇明嘉隆疏抄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臣陳

以勤謹

奏為際遇　昌期肯陳謹始之道以隆

聖業事恭惟

陛下剛健純粹之質禀之自天高明光大之學養之

有日茲者　出震乘乾統御萬國　德音煥發

治象更新在廷之臣莫不舉手加額躍然奮勵

思有以自效其尺寸而況臣㬢獲侍　經幄奉

清光叨承　恩眷者垂九年餘居常兢焉以靡所裨

益為媿乃今躬逢千載一時之會其叩心瀝膽

以效忠于

陛下者敢後時乎臣嘗聞萬化之原出於君身治道
之要存乎謹始易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書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
生自貽哲命所言不同其意一也今
陛下紹登寶位正履其始上而 天地神靈之所顧
屬下而華夷臣庶之所觀望前而
祖宗列聖
九廟之所寄託後而
聖子神孫萬代之所效法皆于斯時繫焉倘舉措云
為一或不謹則所失豈細故哉宋臣司馬光曰
楊朱泣岐途非虛言也臣為此懼乃敢援古證

今條為十事以

獻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皆有關于君道之重而不可不謹諸始者若夫正心講學之大要安內攘外之弘略臣且有待而不言也伏惟

陛下留意幸覽焉臣竊惟人君欲有為于天下其始也莫先乎定志故宋臣程顥有言曰君道之大惟在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何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富貴尊榮之所自出也志或不定則事之感于外者何限而吾心泛泛然應之靡所適從凡

夫求富貴尊榮者且竊其間而以不正之端
中矣夫心有所中遂引之而不返其流之弊
可勝言哉臣竊以為
陛下今日之心涵養于積學之久如水之澄如鑑之
明以此為帝為王固無不可者但當時萬幾紛
至窺伺甚多若不先定其志示人以所嚮往之
實于治化又安可圖也愚過計惟願
陛下堅持聖志一意以求太平為主此志既定吾心
始有用力之地而念茲在茲拳拳焉日趨于正
聲色不足以亂之貨利不足以奪之逸遊不足
以間之便佞不足以惑之充之不已則志向

純所為益力其致帝王太平之治何有此定志之術所當謹于始也天下重器也得之固難守之尤難知其難而畏之則天位可保而可恃不知其難而忽之則負荷恐有未能勝者故傳曰君以為難易將至矣君以為易難將至矣嘗觀古之言保位者曰帝愼乃在位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曰心之憂危如蹈虎尾涉于春氷誠知夫君位之重不可忽也伏願

陛下俯察此意不以有位為樂而恒以保位為難在闇室屋漏之中常若議者之居其後當積日累月之久不敢頃刻縱其心毋以一念之逸豫而

貽四海之憂毋以一時之疎略而致千百年之累民雖安輯也而嘗恐其携離政雖脩舉也而嘗恐其廢墜世雖治安也而嘗恐其亂危如是則可以永保天位而

國家之祚垂億萬斯年矣此保位之難所當謹於始也天人相與之際流通罔間事作乎下象動乎上不可誣也在昔成湯顧諟天之明命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皆能祈天永命後世稱之彼昏不知以為天人遠不相涉惟所欲為而莫之懼及天命既去悔何及矣由是言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舉動以理則福祉隨之一有

私僻則咎殃必至影響桴鼓莫踰其捷可不
懼哉伏願
陛下深察天道之甚邇務脩德正事以為順承之實
雖處幽獨而常若降鑒之孔昭雖對臣民而常
若在帝之左右凡發諸念慮必思曰得無拂于
天心乎凡施諸政事必思曰得無忝于天工乎
一瑞應之見不以自侈益懋德以副之一災異
之臨不以自諉必引咎以回之如此則
上天孚佑景福熾昌其於維新之治不有光乎此畏
天之誠所當謹於始也治道不必遠引前古其
要在於善法當世之成憲而已故夏遵禹訓商

奉湯典周守文武之謨烈何其惓惓不敢忘哉盖祖宗立業其更事也詳則其防患也深其謀慮也遠則其立法也密故子孫承之自可以世守而無弊苟非至於大壞固未易以變更也至後世則不然或自作聰明狹小制度或庸昧寡識蔑棄典章卒之國無籍焉何以為治洪惟我

太祖肇造鴻基

成祖嗣承大烈其勞心焦思垂訓立法以為

子孫萬世計至宏遠矣伏願

陛下思貽謀之深隆繼述之孝以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必法其所以為治人民者

祖宗之人民必法其所以為養官爵者
祖宗之蓄藏不可用之非其道至于　聽治之暇尤
望恭取
祖訓置之座右細加省覽守而勿失仍申飭中外諸
臣凡有關於成憲者一切遵率如故則景特平
治之略足為今日守成之具所謂率由舊章永
無愆忘矣此法祖之善所當謹于始也聖王以身
立乎萬民之上能固結其心而使之無亂者亦
惟能保愛之而已故禹感皐陶之言則曰安民
則惠黎民懷之周官大司徒之職亦曰以保息
六養萬民可見愛民實為人君之先務繼世之

主率多生長深宮于民間疾苦不能盡知遂使
宸慮不經於四方君門隔絕於萬里寃痛結於
民而上不恤窮愁徧于下而上不聞不知民猶
水也君猶舟也水以載舟亦以覆舟民以戴君
亦以溺君而可忘情也哉伏願
陛下重念民為邦本弘施曠蕩之恩大慰黎氓之望
民好安逸也無工役以苦之民急衣食也無暴
斂以困之貪吏非所樂者黜之以悅其心法禁
非所便者蠲之以順其意而
聖衷尤當念念在民毋以巖廊之尊而遺草澤之賤
毋以萬乘之安而忘匹夫之憂斯薄海內外均

蒙休澤而民有不懽然戴上者乎此愛民之仁所當謹於始也自古帝王莫不崇尚節儉故唐堯所居之室茅茨土階大禹菲食周王卑服民到於今稱之後世若漢文帝惜露臺百金之費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宋仁宗見後宮首飾珠玉輒閉目不視我

太祖乘輿服御以銅代金

成祖所服衣袖至於敝垢此豈不知享有四海之福而顧靳於此其意或以一錢尺帛皆出百姓之膏脂故不忍用焉相沿至後此意遂泯靡費金帛有如泥沙毋惑乎上下之積益空百姓益蹙

蹙然窮苦也伏願
陛下以此軫念先命所司會計帑藏之數嚴其出納
仍取弘治以前支費舊籍一一遵守而又
躬尚儉朴為天下先宮室之奉但仍舊貫乘輿服
食之物悉加裁省凡　宮中冗食之人奇巧之
玩無名賜予無度取索一切出而罷之庶幾速
近向風家給人足而天下治矣此崇儉之意所
當謹於始也權柄者　神聖之所資也故當常
使在上而不可使在下洪範有言惟辟作威惟
辟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言政當一統權不可
分也漢之衰也元帝移於近嬖孝成委於臣下

至唐永淳間悉歸宮掖天子拱手而已此所謂倒持太阿而反授人以柄未有不傷敗者矣宋臣呂公著曰欲威福之不移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爲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獨爲天下公議之主威福將安歸也斯言良爲有旨伏願

陛下深玩此意凡 朝廷用大興革人材有大進退治道有大刑賞先與諸大臣參詳可否而

陛下方臨以日月之明奮以雷霆之斷 躬自裁決而施行之劑量一出于 淵衷咨訪不及于近昵庶幾威柄固于內權重于外治天下可運於掌

又何患焉此攬權之要所當謹於始也古稱明君者惟在辨君子小人而用捨之故雖唐虞之朝後又在官而所以難任人者猶加謹焉況後世乎嘗觀齊桓公以知任管仲則興後任非其人則替唐玄宗始任姚宋則治後任非其人則亂夫以一人之身委用不同而利害懸殊如此其所關係亦大矣哉我

太祖嘗言用人之道當知姦良知良而不能用知姦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伏願

陛下以此為鑒於內外臣工一一清心以圖慎簡之方大抵君子多敦實行小人多託空談君子多

體國任事小人多諱身規避君子多面折廷諍小人多阿諛順旨君子多爲國進賢小人多妨賢病國由是以觀庶可盡得其情實夫然後因人而進退之一則優禮保全使得畢其靖獻之忠一則深慮曲防使無容其巧投之術如此則衆正之途開群枉之門塞而大業可成矣此用人之方所當謹於始也君臣之分等諸天地然天地之氣必交通而後萬物可成君臣之情必相孚而後理道可立故帝舜之於大禹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高宗之于傳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其一時相與之氣象何其親且密也後

世君之於臣太相隔遠于朝叅之外接見頗疎遂使經邦之道闕嚋咨乎大猷宴安之私溺偏信于近習有如昔人所慨者惟我
祖宗之朝每每朝見群臣講論治道至于
大誥首篇特著君臣同遊之訓其意遠矣伏願
陛下篤一體之誼于 退朝之暇即 御便殿召文武大臣入內與之親接或訪以撫夷夏和陰陽之道或訊以進賢退不肖之方或於簿書之外命極言民隱或給筆札俾疏陳時務庶幾君臣道合血脉流通政事舉無不當而世道可登諸理矣此接下之規所當謹於始也人君以聽言

爲尚故言路有通塞天下之治亂係焉孔子曰
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所以
祖宗臨御之時文武軍民凡有可言之事許直至
御前陳説此無他以人君一身之寡而應萬幾之繁
居九重之深而察四方之遠其勢必有所不
知因之寄耳目于言者且闢而廣之所以圖天
下之治也方今
更新之始在臺諫諸臣知必爭竭心腹以論天下
事矣伏願
陛下大開言路凡政令之得失百姓之休戚群臣之
忠邪使之皆得直言無隱其言之當者納之用

之且顯擢其人以示勸其未當而或過於訐直
者亦涵容而不加罪夫以言者上逆龍鱗而犯
忌諱下結讐怨而取禍患亦何所利哉其心蓋
忠於　國也不諒其心而挫折之則勁氣消沮
忠臣杜口漸不聞其過遂以階亂豈非大失者
乎
陛下英明天縱加之
銳意更始知皆優為之無難而臣猶懷此區區務
于傾竭不自知其言之譾妄者亦以唐虞成周
之君古之所謂聖人也而其臣乃以兢業陳謨
抑畏作訓蓋恐忽之于微世必有以受其病縱

之于早後或無以圖其終故其言不能已也臣

愚淺劣固不敢上擬古之賢臣然欲致

主上于唐虞成周之盛是臣犬馬一念之忠也竊不

自揆輒敢敷陳觸冒忌諱倘

陛下不以臣鄙猥常談或有可取即　留中省覽一

一裁而行之則于

中興聖業亦庶幾有毛髮之助此實

宗社生靈之幸不但臣一人受賜而已臣不勝忠愛

惓惓不勝激切惶懼之至

隆慶元年正月初四日奉

聖旨覽卿奏忠愛懇至朕已具悉禮部知道

南京吏部尚書臣吴嶽謹

奏為効愚忠陳末議以仰裨

聖治事臣待罪南銓曾無善状思少自靖自獻其道無繇每念衰病侵尋精力困備恐一旦隕先朝露竟無以報塞萬分徒負

恩私將不瞑目於地下矣謹條陳六事用塵

上覧伏望

皇上採擇施行臣不勝幸甚

計開

一曰勤召對臣聞高宗之於傅説也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乃置諸左右勉以交脩而

說也惟逸豫是戒師古典學是訓茲用克紹
先王爲有商令主恭惟我
皇上懋勤聖學　日御經筵豈不以養德進道在是
乎顧　經筵率拘常例
皇上之聽講也不終日冒無反覆問辨之功儒臣之
進講也有成規殊無從容啓沃之益時方欽
承靡暇而感動無緣實鮮效矣臣愚以爲
經筵之外莫若於　退朝之暇仰遵
祖宗成憲
皇上時御便殿召進輔臣或講學論道上下古今於
一切軍國重事悉諮議而審行之則各[illegible][illegible]

道詢納讜言嘉謨明弼諧之風將復見於

今日矣敢乞

聖裁

二曰限輪對臣聞漢文帝入莅大統首問丞相陳平曰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平曰有主者即問决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識者以其言為知體正以當時無輪對之制所問非職掌之人故平對乃爾自今言之大小九卿森布在列而分職任事各有攸司若非

廷接之勤咨訪之數其何以考庶政而綜覈其名實耶顧今

皇上接見群臣不過視朝之頃耳且朝見自有定期即 奏對常規姑取以塞責若事關大計非數言可了其惓惓之誠自難以上達也臣愚以為常朝之外當更煩

聖慮將各部院等衙門編為班次分定日期每臨期

皇上親御便殿暫免 朝參依次召入輪對其科道官亦得分番叅與可否凡錢穀兵馬禮樂刑名民風吏治之汙隆政教紀綱之得失

皇上一一垂清問令其各照職掌次第敷陳斯

聰聽之下自足以得其要領久之則人品優劣

循否悉難逃於

聖覽即諸臣數覲
天顔仰承　休德亦罔不知所奮勵而庶績其凝矣
敢乞
聖裁
三曰容臣直言臣聞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
直臣奸宄不生良以直言者决壅去塞邦家
之利也今之諫官言事或識未通練意每失
於稍偏氣涉輕浮詞多傷於過激所謂犯忌
諱觸逆鱗有弗遑恤者矣伏望
皇上少霽天威曲加寬宥其言果善不徒嘉納而已
即亟見之施行其言未善姑置之勿論耳不

必加之責罰有優容而無嚴譴所以倡敢諫之風廣納善之路也假令言出禍隨動先咎至人人卒以為戒將使賢智結舌忠貞杜口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萬一有伏奸隱惡其誰肯蹈不測之禍為

皇上陳之語曰一指在前泰山不見壅蔽之謂也敢乞

聖裁

四曰崇節儉臣聞古之聖王莫不以節儉為貴故堯稱茅茨土階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亦惟省財以養民敦[illegible]為

天下先耳恭惟
皇上登極之初下蠲貸之詔發後靡之供四海之民
莫不延頸跂踵喁喁望治以為更生之辰也
節儉之風聞於天下久矣邇來忽聞 內帑匱乏復
取足於戶部人人駭之且戶部所掌財賦乃
軍國重費一切邊方 奏討兵馬支用皆仰
給於此也尚餽餉稍缺調度不充則患伏肘腋
豈直司 國計者之憂哉此費之決不可不
省而備之不可不饒裕也若 內帑則尚有
可權處者伏乞
皇上於賞賚服食之需裁省從嗇玩好靡麗之物屏

棄勿陳誠一崇雅素則可省者自多可費者自少積之久駸駸有餘羨矣不然財源已竭撈括已空此外無他術也敢乞

聖裁

五曰正題覆臣聞 國是不定孫叔敖昔以為憂何邇來言事者執德不弘往往各持已見凡有建白期莫敢違少有異同即生他議以致法甫立而獘生令朝行而夕改意見紛紛何時定乎伏望

皇上勅下部院大臣凡遇各官建議下各衙門議覆者事果簡易可以通變宜時人人稱善即

題覆中亟請施行務有以悉乎輿情事苟無違從
爾紛更滋弊人人稱不善即　題覆中明列
是非不必曲狥乎彼見惟求事理允當無嫌
於人已拘形大臣絕黨比之私言官何恩怨
之有此受益之道取善之公人臣為
國而非為身也敢乞
聖裁
六曰復執奏臣聞
祖宗朝凡　内批下各衙門稍有干礙者大臣遂有
執　奏必直陳利害明列是非準則
典章援引事例積誠布款務以感悟

聖心在早塞弊源永絕禍本斯功實不謬而大臣之
節屹然矣設以 成命不可復回姑委曲以
聽回解是自爲之地而謀 國踈矣脫有權
奸乘釁事伏隱微其害有未易言者將誰任
其咎乎昔玄宗停斜封而致開元仁宗收內
降而臻慶曆此前事之驗也伏望
皇上離明洞察 勑下各衙門務秉忠赤凡事應奏
者即執 奏無但首鼠兩端重貽後悔斯上
下之情通而依憑城社者無施其計矣敢乞
聖裁奉
聖旨這所奏前四事知道了後二事該衙門看了來說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李儼謹

題為　正國體慰群心以全

聖孝事臣伏見

陛下繼統之初虛己用賢釐革庶務凡我臣工莫不

一心一德相與輔致太平但議禮之時群臣各

陳所見不無異同蓋去古既遠禮文殘缺聚訟

之論從古則然遂至違迕漸成否隔姦人乘之

惑上誣下無所不至　國體既壞人心亦拂

陛下聰明天授豈不知之蓋純孝之心無窮禮儀猶

未全備不能不為之固蔽也今　世廟告成而

祀享之儀咸備　實錄既進而尊崇之典大彰

臣下何復紛擾奸諛何復覬覦易曰遇雨之吉群疑忘也言劉明居上睽孤之終自當釋合悔悟更新洗滌瑕疵此其時矣傳曰得四海之懽心以事其先者然後為天子之大孝欲得四海之懽心未有不自　廟堂始當此之時宜有曠蕩之恩以昭雪幽枉與天下相忘於蕩蕩平平之域謹昧死敢以正　國體慰群心二事為

陛下陳之

一曰虛心以廣聖度臣竊謂

陛下之於群臣如天地之於萬物兼臨博愛未嘗有偏臣見近日言官累疏欲加死者

列名籍未蒙
該邊陲差遣官員率多從中阻格以遲
以
較計議禮異同而訾過之未忘爾夫議禮
諸臣固守一得之愚不能斟酌從宜以觸
取罪戾又何言說但其初心亦欲以此獻忠
以效區區而不知其拂戾一至於此拂戾之迹
既已取怒
下其區區之忠亦與
陛下平易亮察之也況孝心一伸萬事可冰釋矣伏
望　釋去前疑不主先入處以無心示以至

公向日打死竄謫諸臣　俯從言官論奏量
為優恤敘用各該遷轉差遣官員有常格者
俱照常格使天下曉然知
聖心虛明應物真如天地之無私無物不在覆載之
中矣天下幸甚
二曰果斷以消朋黨臣竊謂
大禮已定前事既往天下猶有萬幾人才不可槩必
正當靖恭分理[illegible][illegible]之機公平以盡群才之
用豈可獨揭議禮二字為的於天下使人無
賢否惟望其的之所在而趨之近見文武臣
工章奏之間必牽引議禮者常七八或以攢

排善類或以援引黨與或以翻異成獄或以
脫免罪逆或以變亂
舊章無恥若郭勛亦特援此遮飾愆尤固不特席書
等數臣而已彼其意以
陛下聰明洞察難於欺罔惟此一事足以取信若
陛下既從之大小臣工誰敢異議於是鹿馬可以易
形白黑可以易位天下事惟吾是聽無不如
意矣蔡京之紹述秦檜之和議欺上罔下用
此術也國家受禍不遠之鑒況
朝廷之間朋黨一立四方之效褻以成風臣見內
外百司同事則相傾同官則相陷肆其偏心

以相訐病攻乎異己而代之位者往往皆是也此豈

清朝盛時事耶伏望

陛下察往古安危之故究群臣忠邪之實奮

乾剛獨斷之權以破背公比黨之私向之議禮是而行事非不以其是而掩其非向之議禮非而行事是不以其非而沒其是百司庶府毋得動相傾陷奏牘之間毋得牽引舊事如有仍前誣佞無恥煩瀆

天聽惡怒是馮快攻陰擠者聽臣等劾奏降旨切責或即坐以奸黨之罪使黨與潛消特靡背爭

宗社之福也天下幸甚謹題請

旨

嘉靖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南京禮科等科給事中臣鄭慶雲等謹

奏為務學親賢養

聖體以慰群望事臣等伏聞

陛下入春以來

聖體屢爾違和今雖暫就平復寔自天佑之然臣等

私憂過計以為微陽之復當保小愈之後尤慎

況以

陛下一身為

天地祖宗社稷臣民之主厥繫甚重不可不謹凡

兹致疾之由盖緣

陛下年方冲幼血氣未定

宮闈之內或不能以禮防制以致
聖體有所虧損即今以後再不加省日復一日為疾
益深後悔何及此臣等積憂之餘情不能已故
不避斧鉞為
陛下言之夫 宮闈深邃最人之所難言亦人之所
忌言是故以子之親尤不能得之於父況於君
臣之間乎竊念此等事關係甚大使遂以為難
為忌而不言之其為不忠莫此為甚伏望
陛下恕臣等之狂畧臣等之憒少加 采納其於
聖體不無少補萬分之一 臣等萬死萬死自昔聖帝
明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無求不得無欲

不遂若可以自肆矣然必自朝至昃戰戰兢兢居内之日常少居外之日常多保惜愛護若恐有一毫之不至者何也蓋所以防情欲之過養性命之源務使志氣清明身體強固上以副

天地

祖宗

社稷臣民之望下以演子孫千億萬年之福皆係於此也夫元氣之在人身如木之根水之源木傷根則枯水傷源則竭人傷其元氣則軀體孱弱精神短少壽命不永子孫不蕃是以上世之君每謹於此率多壽考久於其位而子孫衆多末

世之君往往不及故其歷年昌後亦每不前人若也蓋上之則無欲次之則能寡欲下之未免有欲非惟不能寡而又縱之此其所以不同而其效驗昭昭也然寡欲之道惟在於正心蓋欲者邪心之動正心之道自古先賢皆有成論然其最親切緊要者則莫如真德秀之言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理欲交戰邪正每相形真爲世

聖學養心之要道也伏望

陛下以此言爲法於視朝之暇退御

文華殿將古聖賢書籍日賜披覽凡義理之可以

養心道術之可以為治者皆探索其精微考究

其議論又於

經筵日講等官揀擇其忠醇謹厚文學優長者數員

與之講論以資啓沃凡

宮闈所行之事使彼皆得聞之倘有所失庶得以

時匡正於元老大臣尤宜已賜

召入訪詢治道至日昃乃罷退朝之後以禮治心

以義制欲務使暗室屋漏之中不忘上帝臨汝

之念鼓瑟鼓琴之際常存摯而有別之規則心

不期正而自正欲不期寡而自寡矣若然則

君心強固

君德清明

宗社有萬年之休子孫演〻億之福非惟臣等之幸

實天下　國家莫大之幸也夫苦口之藥治病

者利焉拂心之言治國者資焉惟

陛下留神俯納臣等無任願望之至

嘉靖二年五月初八日題六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給事中臣石星一本為歲序更新萬化初

始懇乞

聖明亟圖政理以慰人心事臣聞天下之治不日進

則日退人君之心不日強則日偷適今四序更

始之期正萬象維新之會矧庶職來同之際尤

群心屬望之時苟因循玩愒日甚一日則不但

將來治效未可遽臻即欲長如隆慶元年之治

亦不可得矣臣本草茅寒士至愚極陋遭遇

聖明待罪諫科思欲補過拾遺其道無由切見

皇上入春以來天顏漸癯視朝漸稀章奏頻煩

經筵屢癈雄心銳志不無少減于初年怠政憜事將

大貽戚于後日臣目擊耳聞心實用憂欲先此
而言則歲事方殷難以遽陳欲後此而言則日
月侵尋漸不可長今正月已畢天氣正融
皇上不以此時勵精圖治更復何俟臣子不於此時
發憤直言更復何為是以不避斧鉞上陳六事
咸切於
皇上之身心今日之要務至其節目之詳施為之序
殆未及之焉

計開

一曰養聖躬夫人主一身乃
祖宗之所付託萬民之所瞻仰關係至重不可不養

然養之在節飲食寡嗜慾其道也恭惟我
皇上即位初年清心省事飲食嗜慾咸中於禮無容
議矣近則有不盡然者試以鰲山一事推之
夫爲鰲山之樂則必縱長夜飲飲食其能節
乎語曰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
命曰腐腸之藥昔賢以爲名言今人以爲至
鑑
皇上儻不惡戒沉湎於兹萬一起居失調
聖躬虧損後雖悔之其可及乎今鰲山之事已往不
可追悚然酒色之害及今猶可深警伏願
皇上念關係之匪輕懼酒色之深累由此節飲食寡

嗜慾爲禹之惡旨酒爲湯之不邇聲色則血
氣充實精神强健
萬壽無疆而兆民永頼矣
二曰講聖學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
古訓乃有獲言人君睿知特達雖由于天縱
而啓廸開道必資于問學故我
祖宗有經筵日講之制定於二月内舉行蓋天氣融
和則工夫之進脩爲易萬象咸熈則人君之
政治宜新累朝相承率由不廢所以建大業
於前垂洪庥于後者有此也今
經筵一事雖飾有言官申請未見慨然舉行切恐倏

而春矣倏而夏矣又倏而秋矣歲月愈邁德業無聞不亦重可惜哉臣故不厭煩瀆将再中請伏願

皇上以務學為急以明經為要将

經筵一事及時舉行則緝熙光明而帝王心學可考之而不謬矣

三曰勤視朝人君裁決庶政通達下情莫先於視朝故南面之訓著於書未央之戒嚴於詩知此為重也

皇上即位以来未明而衣日旰而食視朝可謂早矣歲無虚月月無虚日視朝可謂勤矣然自正

月則似稍倦於勤者蓋緣元宵以前有歲時
之娛元宵以後有
聖節之樂暫爾優游理亦宜然或有奸諛之徒迎合
聖意必有以
先帝二十餘年不出宮闈天下晏然勸
皇上效尤此則大不可者蓋
先帝雖不視朝紀綱振肅大阿獨持故百司奉行可
幸無事至其賓天之詔有曰朝講之儀久廢
則亦悔之矣今
皇上當朝儀久廢之餘萬事叢脞之後若不再加勤
力何以保厥有終伏願

聖上從此日日視朝以周知乎民情以總理乎萬機不惟可以作精明之志亦可快觀覩之私矣

四曰速俞允盖人臣隨事建言冀人主之聽人主聞言俞允誘人臣之言也故君無稽命臣無隱情上下相達治化可舉

皇上即位初年臣下有言未嘗不允也未嘗不速也雖或事涉未當不宜俯從亦速降

明旨不至遲悞今則臣下進言有允不允者矣不允者固未審何如而允者亦違常期矣是豈愚言拙計不當

聖心故濡滯以示警也抑亦左右內臣遏抑章奏不

使達於　宸聽耶臣常因而攻之事有關於
聖躬者則留中不下事關於内臣者則稽遲不允甚
或有以此得罪者如此則雖有指鹿爲馬之
欺南詔喪師之禍亦無由以知之矣且尋常
章奏稍緩可也若於北虜消息軍機重情呼
吸之間便有利害若或稍遲爲禍不細伏望
皇上從此于尋常章奏則三日而下其兵機之事則
當時進覽庶
綸音速示而壅蔽可通矣
五曰廣聽納古者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所
以開治而求諫也

皇上即位初年虛心求諫仍詔軍民人等直言無隱
雖甚盛德何以加矣後以太常寺少卿周怡
言事誤犯忌諱
皇上遂怒而遷之外職又以禮科左給事中陸鳳儀
言事偶遺
聖旨
皇上亦大怒而斥之為民夫誤犯忌諱非諫臣愚也
遺落
聖旨非大不敬也
皇上已不能容之若有批鱗引裾之臣不審又何以
處之乎故二臣去而言路少塞矣伏願

皇上廣翕受之量大樂善之誠仍

召二臣復還舊職再諭諸臣勿以二臣為戒則忠

言至計因而畢陳于冕旒之下矣

六曰察讒譖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

焉可謂明也已矣故成王息三叔之流言昭

帝識上官傑之詐古今仰其至明以能辨於

此耳方今公道昭明幽隱必宣讒說殄行幾

乎絕息且帝居九重君門萬里雖有讒譖無

階上達近有一二內臣專權擅作威福肆為

無忌因言官攻發其奸遂日切齒欲行中傷

夫其所以中傷者不過即其諫諍之言以為過

於訐直則曰此人欺
皇上過于激切則曰此人慢
皇上偶一言之尚不免從漸漬既久自不覺其入而
發之怒則譴責加焉而彼忿洩矣夫人臣盡
忠直以獲罪譴固其職分亦所甘心但恐臺
諫由此喪氣諍臣由此杜口彼益得以遂其
無忌憚之爲而天下將至于不可收拾此固
非人臣之利亦非 國家之福也伏望
皇上深察其情于凡一切譖毀之言悉置不行保全
善類而天下之至明必歸矣夫當今之時胡
虜猖獗 國計空虛其他背理傷道之事不

知其幾更改損益之政尚費神思悉置勿論
而以六事首陳者非無謂也蓋此六事俱于
皇上之身心當今之急務六事既脩天下之治可徐
而理也臣憂深慮苦發詞狂直非不知觸忤
聖懷干犯群怒但念欲不可縱機不可失故為剴切
之談以儆萬一之聽儻
聖心由此轉移美業由此克終則雖干冒斧鉞亦所
不辭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
諛承意陷主不義乎正臣今日之謂也伏望
皇上鑒犬馬之微忠採芻蕘之過計將臣所言
俯賜嘉納仍由此以往　面召輔臣以通上下之交

躬覽章疏以達軍國之務選將練兵以解疆場之危節用省費以裕經制之計凡節目之詳施為之序一一悉心講畫底底底績精明之志與天同健雍熙之化與春俱融豈直斯民不勝願幸而

祖宗德業亦有遺光焉奉

聖旨石星這廝惡言訕上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拏在午門前着實打六十棍為民當差不許欺縱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何維栢謹

奏為慎脩

聖德安內攘外以隆　中興事臣以迂愚蒙

陛下召用叨受今職感激趨赴入侍　清班得覲

天顏端穆　聖德仁明納諫受言事從至當

經筵日講學務時敏群工在列濟濟蹌蹌奏事承

旨莫不祗慎大臣奉公小臣守法苞苴不入請託不

至盡洗往昔專恣貪黷之習　清平景象臣謂

此出竊幸遭逢夙夜矢心隨分盡職以事

陛下固不敢以言塵瀆

天聽但覩今時事尚切隱憂有不容已於言者仰惟

陛下踐祚之始正世道　維新之會固宜
天心克享災害不生化行俗易姦宄不作
中國尊榮外夷賓服馴致　盛治頃今有未盡然
者臣自外來江淮南北百姓罷病艱苦萬狀官
府威信不立上下不相維繫民恣頑獷軍逞驕
悍士踵澆訛以下凌上以賤辱貴法紀陵替漸
不可長比之　畿甸霪雨釀災傷稼圮廬餓莩
委野加之遠方州郡山酋海醜尚多竊召負頑者
土蠻東犯永平俺荅西躪石汾荼毒之苦慘不
忍聞至於陷城虜官百十年來實所未見將弱
兵疲緩急何恃虜情叵測後患當虞臣竊爲

陛下憂之夫當此内憂外患之時正

陛下奮勵警惕之日故臣敢以脩德安攘之説告

陛下然所謂脩德者非有難行之事不過自

陛下之聽講　視政者加之意耳臣願

陛下每於講讀不徒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將所説

經史咨析疑義務稽帝王脩德立政之方古今

治亂興衰之迹以為法戒又於大臣中有才德

可資啓沃者推舉數人俾與講論諸臣或輪次

入直以時　召見以備　顧問要知心何由而

可正身何由而可脩家何由而可齊國何由而

可治天下何由而可平内治何由而可尊嚴外

夷何由而可制朕講明而力行之及退居
宮中擇老成謹厚內臣諸人朕勤　左右崇護
聖躬俾游處有常度　幸御有常節則出入起居罔
有不欽　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敬
天法　祖以此用人行政無不可者每日
朝講之暇請　御便殿與執政元老商確治理將
中外臣工所題事務撮其關係重大緊切要畧
開坐
上請裁奪施行仍　召部院大臣詰問所司如進退
百官當何以久任責成以熙庶績而責之吏部
錢穀會計當何以量入為出以經制

國用而責之戶部憲章典制當何以品秩名分以端習尚而責之禮部詰戎禦暴當何以簡師練兵以安邇控遠而責之兵部刑罰獄訟當何以明允欽恤以使民不冤而責之刑部水利土木當何以興革罷行以節紓民力而責之工部貞僚肅度當何以振揚法紀以風勵天下而責之都察院其餘職掌悉付所司

陛下提挈大綱時賜叮嚀則百工愈加警勉和衷協寅爭相磨濯以趨赴事功如有怠玩及不當於職者言官據事論劾使不敢肆况近日當事大臣多有誠心體國甚隆委託正人布列延

備 任使但臣子去留無常後先識見或異
陛下宜及時將天下國家機務悉心共為圖理以預
桑土綢繆之防且我
皇上春秋鼎盛正當憂勤惕勵未明而衣旰而食
苟非隆冬盛寒不宜屢輟 朝講兢兢業業以
理 萬幾不可自暇自逸蓋天下安危生民休
戚人心向背 天命去留夷狄順逆皆繫於
陛下之一心
陛下之心正則發邇見遠以正 朝廷以正百官以
正萬民天下莫敢不正此古帝王所以安中國
而撫四夷以成中興盛治者用此道也伏望

陛下詳察臣言果有可採亟與諸大臣裁酌而力行

之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祈望恐悚之至

隆慶元年十月初十日奉

聖旨這所奏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吏科給事中臣曹懷謹

題為陳膚見以裨時政以固　國本事臣聞上下交而德業成德業成而天下泰古之聖帝明王未有舍此以言治者也

陛下改元一　詔流澤霈區雖深山窮谷莫不喜若更生臣亦手舞足蹈以為復覩漢官威儀也詎意甫及二載漸不克終豈如貞觀之盛尚延數年而後可議也哉抑

陛下志慮未定而有多岐之惑耶果左右匪人而坐蒙蔽之術耶嗚呼多岐之惑涵養可克也蒙蔽之術膏肓可慮也傳有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

世開元天寶若出二君元祐紹聖寧紛爲殊軌其治忽盛衰不待智者而可知也

陛下嘗念及此否耶臣不暇毛舉縷數上瀆

聰聽敢以時事之大且急者疏爲六條伏乞

推轉圜之道採芻蕘之言親賜

睿覽次第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計開

一曰謹嗜慾君身者天下之本

陛下春秋鼎盛其在血氣未定時也椒寢未繁宗祧攸繫必也法健順之德以成關雎之化則螽斯綿綿而國祚有萬世之固矣

二日勤召對人主接賢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
宮妾之時多
陛下初辛太學時御經筵臣已窺求治之盛心矣第
崇重雖隆啓沃未格規諷雖寓問難不加必
也退　朝之後復　御便殿或　召元老大
臣或
命翰林儒臣咨而訪焉移時漏下不厭試較之深宮
燕閑群小比附天理人欲果孰勝耶持以歲
月功效自見
三日明進退人主進一有德則百工勸退一不
肖則百辟懲治亂之原實出於此如戶部尚

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二臣者
累朝舊德一旦起而用之誠所以勸百工也夫何
柄用未幾二臣建明多未采納甚至回話以
窘俊而交因有唇齒之疑所以屢疏乞休請
骸骨之心方未已也伏望
開誠溫諭言聽計從務俾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如工
部侍郎陳雍衰而可令致仕者也乃留以供
職巡撫四川都御史許廷光貪而可令罷黜
者也乃留以調用國子監祭酒趙永師儒之
官風化之首屢被人言五經掃地方乃復
賜勉留亦何顏侍講帷之側臨士子之上哉必

也嚴禮義之防昭勸懲之典則人存政舉而
治功可成矣
四曰杜請託明主愛一顰一笑昭侯藏敝袴以
待有功　詔嚴傳陞乞陞固有出於顰笑敝
袴之外者矣近者内豎之請廕外戚之請第
隨乞隨與大啓私門臣恐曠蕩之恩難飽溪
壑之欲氣洩針芒堤成蟻穴不可不預為之
防也凡非分干請一切搉絕不與乃所以兩
利而俱全之也
五曰重綸音易云渙汗其大號書曰大哉王言
蓋王者出言為經天下後世所憑藉也近聞

旨意批荅閣亦不由內閣如翰林院編脩張潮奏緝
聖學以培治本乃批曰該衙門知道不知所謂該衙
門者何所指也大臣建議言官交章乃屢批
曰已有旨了不知所謂旨者是歟非歟傳稱
成湯改過不吝亦皆非也伏望用遵
成憲俱付內閣擬票庶政體歸一而令出惟行矣
六曰禁僞行晉尚清談祀遂不振宋揑國是脉
因以微習俗移人不可救也盖孔子大聖也
顏孟大賢也程朱大儒也心學淵源萬世不
墜近者邪說横流壞人心術一人倡之百人
和之雖號為士夫者標榜道學互相推獎夷

考其行則有大不然者不過欺世盜名以罔

利禄之階耳始則甚微而末流無所不至乞

勑禮部申明榜示痛加禁革庶教士習而崇正學實

聖王教化之源也

嘉靖二年五月十五日奉

聖旨這所言事關朕的自有處置其餘已各有旨了

該衙門知道

太常寺少卿臣周怡謹

奏為感激

天恩深厚竭瀝血忱以圖報萬一事竊惟受非常之

恩者當有非常之報遭希世之遇者當陳希世

之義臣狂愚小臣不識大義原任吏科給事中

蒙荷　先帝知遇感激圖報於嘉靖二十二年

因論輔臣嚴嵩等專內有　先帝日事禱祀未

能軫四方水旱之災致怒廷杖下錦衣衛獄械

繫五年再遠再釋當時人皆謂臣必不免於死

矣倖而免死臣母在家病危屬纊望臣一面而

不可得人皆謂臣母子必不可得相見幸而相

見復愈十三日乃終此皆蒙 先帝非常之恩
臣母子感激何可云喻臣舉家感激何可云喻
臣常思粉骨糜軀何以報答萬一惟朝夕仰祝
聖壽萬年 皇圖永固庶少盡愚誠而已恭遇
皇上膺天景運嗣登大寳念 先帝遺詔推廣德意
湔滌臣罪 召復臣職歷陞太常寺少卿臣以
五年之縶萬死之餘兩次釋放生還送母終年
臣之際遇至矣極矣又得耕田而食汲井而飲
二十餘年之殘喘餘生皆 先帝之所賜
皇上之所庇也臣之願望極矣足矣何敢復望收録
召用此誠非常之恩希世之遇古今以來所希

覲也臣當何以仰報萬一夙夜深思惟願

皇上萬有千歲永保四海之富長居　九五之尊子孫千億萬邦協和庶幾臣之野心少紓萬一雖然富貴壽考子孫治安之久長者非徒然可得也必有德以享之德非徒然可有也必有道以脩之學也者脩德以享富祿之道也學非徒然可能矣必有師以啓導之必有友以輔助之師友也者講學脩德之資也自古之聖帝明王未有不由斯道以致治安者誠思法古帝王敬身脩德親賢勤學以敬天勤民則天心可格人和可協太平可致而福祿可保也大臣職專輔弼

師友之官也若不與大臣相接面商可否徒以
揭帖進呈則精神終不流通事理終有阻礙何
以作乎萬邦而感激天心自古及今未有是理
古稱君臣相得如魚之得水魚不可一刻無水
為人君者可數月半年不與大臣一面語乎臣
實狂愚謹攄千慮一得之見列為五條開具上
聞伏惟
　俯賜一覽存神深思無徒曰該衙門知道
　此非該衙門所當知者
　計開
一曰定君志以脩德業君道之大在乎知責任
之難責任之難在君與相古聖帝明王曰后

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又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皆謂責任之難勝也為人君者豈天固縱之居萬夫之上得以自恣其欲自肆其情哉

天地神人是主　宗廟社稷是承其任甚大其責甚重也此所以難也知其難則思所以圖之不可忽易古之知難者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兢兢業業不敢荒寧日惟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機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在乎君志先定志欲為聖帝則必法堯舜志欲為明王則必法禹湯文武為之臣者孰敢不敬故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此之

謂可久之德此之謂可大之業此之謂能稱君道矣伏惟　存神

二曰畏天命以消災異人君爲天下臣民之主所以奉若天地也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君道盡則天命眷之君道不盡則天命去之天命眷則天下臣民是依天命去則天下臣民是畔此天之可畏也古聖帝明王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人君者天之所立也天心常仁愛之君道盡則三光明四時順風雨時百穀成萬民安君道不盡則天亦念之出災異以譴告之警戒之欲其警惕而脩省

之如堯之大水則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湯之大旱則以六事自責今歲水災亦已非常在內則官民廬舍倒壞在外則禾黍淹沒舟楫漂溺糧舡損壞人民溺死非小異也近報邊墻倒卸太多一時脩築實難秋高虜狂大可慮也不大警省改德而徒曰脩省則天意不可回也必幡然改念平日之所欲者不欲平日之所為者不為勤政親賢去邪寡慾一言一動必就於正道則一念之誠上通於天災異自消百祥來降矣伏惟　存神

三曰敬大臣以尊師道古之聖帝明王未有不

由學而成者唐虞君臣更相飭戒君臣自相
師友也湯學于伊尹武丁學于甘盤太甲成
王學于伊尹周公皆學焉而後臣之宋程頤
爲崇政殿講官後世不知此義但以崇高自
大以威嚴臨下不復知有尊師之禮師傅保
之職三公之位也三公坐而論道我
祖宗朝優待三公之禮甚隆其於輔弼之臣必稱先
生不敢以官名不敢以名稱一則曰先生二
則曰先生每歷朝實錄可考也
仁宗以來未之有改也
先帝世宗皇帝初年於輔臣楊廷和等猶稱先生自

後輩諂佞之臣進而後卑之矣夫敬大臣者以大臣近己也所以自敬也尊師傅者以師傅成己之德業也所以自尊也不敬不尊則視之與群臣等無有畏心何以警惕徒以官秩崇之祿賜厚之是不足為敬為尊也要在敬之以禮尊之以心迎之則喜送之若失遇之則親溫言霽色商訂可否不徒以揖帖進呈如是則情意孚洽義禮開明君道盡而大業成矣伏惟　存神

四曰擇左右以慎近習人之所居莫大乎慎所與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故曰

與君子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矣與小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理易知也況人主左右諸欲易遂服用華侈聲色艷麗使令便辟善柔便佞滿前後其所言者無非蕩心之言所舉動者無非肆意之事一日與居志念遂移夙夜與處染習無辨古人戒之曰不邇聲色又曰遠耆德比頑童恒舞于宮酣歌于室狥于貨色耽于遊畋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故曰人君一日之內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

則所以警省身心發紓志意德崇業廣心泰神怡樂莫大焉内臣中謹慎小心知義禮識大體者固多其善柔便佞不少選擇而使之尤為緊要即今秋凉宜　親近儒臣日講不宜暫罷伏惟　存神

五曰勤朝政以敕臣工古人有言一日之計在于寅一身之計在于勤故曰雞鳴而起雞鳴則寅時也業精于勤勤則有功也自古聖帝明王必憂勤惕勵一日二日萬幾不勤則荒情宴安萬事叢脞矣傳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經曰克勤于邦又曰君

予所其無逸我

祖宗建無逸殿正訓以勤也常朝必于昧爽之時昧爽者晦明未辨之時也朝早則精神清爽志氣精明朝罷而退百官各有警惕得以脩政立事非曰小補若於辰巳時朝則百官亦有年大者守候久而精神倦未免廢事習久則百官因循怠惰無恠乎政治之不古若也伏

惟

存神

隆慶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周怡這廝違抗降二級調外任吏部知道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王得春謹

題爲懇

明詔察悉衷以裨

聖治事竊惟聖哲之君應時而興必思明目達聰以

廣維新之化賢智之臣發主而事尤宜披肝露

膽以盡獻納之職此固其相須之甚殷而相遇

之不偶者也

皇上嗣登大寶 朝宁改觀頒布 綸音海邦易聽

即其直言無隱之求真巍然中興之

令主矣臣叨受 簡書巡省兩浙雖未能身遊

虞廷之盛而一念犬馬之微忠欲有所建明以爲

更始新政之助者殆夙夜不遑以自寧也敢紬繹
詔欽遺意或上有關於　國體下用切於生民者條
為八事開列奏　聞雖塵埃之小知無補嵩岱
之高而江海之深又何擇於涓流之細況臣備
員臺末既有當言之責而
皇上納諫若渴又有可言之時則亦何忍自甘緘默
以速曠瘝之罪哉伏望　詢謀不遺於狂瞽
[illegible][illegible]俯及於芻蕘　留神採擇見諸施行庶一得之
愚少有裨於萬幾其所以衍
宗社無疆之休者亦在是矣臣不勝戰慄懇祈之至
計開

一曰正宮闈嘗聞漢臣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盖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是不可以不重也故古者天子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妾皆有所限制而不敢過匪惟遏逸慾之漸亦以養壽命之本誠萬世之鑒戒也今 後宮之內老弱幽閟者不知幾千百人陰氣鬱積怨望充盈有傷天地之和豈可不爲之一慮乎昔唐太宗践祚聽中書舍人李百藥之言遣尚書戴冑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前後簡出三千餘人至今傳爲盛事況今

皇上嗣極之初治法堯舜將顧貞觀之政于不足為
邪臣請　勑下禮部早正
母后之位以聽天下之内治更選良家女子備充妃
嬪之數其餘婦女若未經
先帝御幸久禁　宮中者皆宜出之各歸親戚任求
伉儷庶陽道常盛陰氣常微而所以順養
聖躬消弭氛祲者此其大端矣伏乞
聖裁
二曰重祀典嘗聞國之大事在祀祀之禮數隆
殺異宜常變殊制凡典其事而當其職者必
得人以任之則儀文可飭誠信可通由是

郊而格帝　廟而饗神胥此焉出所謂惟賢者而後
能盡祭之義者此也我　朝建官置爲太常
寺職專祭祀原係正三品衙門則隆重之意
槩可見矣天順成化時有以禮部尚書而掌
寺事者宜興蔣守約涿州郭景賢是也弘治
正德時有以科甲名儒而居寺職者灤州齊
章崑山魏校是也豈嘗以異端雜品而濫側
崇高之地偃然與公卿並駕齊驅者乎昔因
先帝祈天永命建設齋醮故如卲宗記者乃以黃冠
羽士之流一旦顯榮至此今奉
遺詔凡禳祀之舉盡行停止則官守不可廢而宗記

實不可用也臣請　勑下吏部將宗記退還
本官另選宿儒有德望者爲之俻復
祖宗之舊制永黜異教之匪人庶典三禮者皆寅直
惟清之士必能盡志盡物以秩祭法以明祭
義而相
聖天子之明禋者其殆庶幾乎伏乞　聖裁
三曰惜名器嘗聞爵祿者天下之砥石帝王用
之以礪世磨鈍者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
夫以官賞而分功德則德之貴於功官之重
於賞古人用意之微權衡之妙自有不容濫
焉者矣惟英君誼辟寧捐百萬之資而靳一

郎之拜其意亦猶此矣竊嘆工部尚書徐杲者遞執斧斤攻造作一匠役之至卑且賤者也縱令其有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曾何係于 國家之輕重哉若謂經營 宮殿勞苦而功高則優以厚賞亦云踰分矣顧乃授之高官以崇其爵錫之異服以華其躬䕃之世祿以裕其後名器之濫至此已極識者每以為扼腕而興嗟也臣請

勑下吏部削去尚書之銜追奪飛魚之服放歸田里姑與冠帶以終其身子孫之在御寺及錦衣衛者盡從罷斥仍編匠籍以供役用以後凡

一技一藝之人不得曲意逢迎希干寵祿亦不得非分遷擢汚衊衣裳庶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薰蕕不共器而居牛驥不得同皁而牧　朝政肅清而四海之風聞者必為翕然稱快矣伏乞　聖裁

四曰禁諂諛嘗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固天之常道而聞祥則喜見災則惡亦人之恒情故容悅之臣每藉祥瑞以希寵榮好大之主多因祥瑞以誇功德臣嘗稽之往牒如赤草素蠶并柯兩穗之類史不絕書而要之諂諛之風則從此濫觴矣恭惟我

朝開國卓越千古故
大聖人之所作爲亦迥出常情萬萬也姑舉一二事
言之洪武二年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而
二穗三穗五穗者甚衆
太祖曰朕爲生民主惟思脩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
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
瑞蓋不以物爲瑞也　永樂六年福建布按二
司奏言栢生花爲瑞　成祖曰朕主宰天下
於生民休戚未能周知故委任爾等鎮撫藩
方以圖安戢而乃肆志逸樂於軍民疾苦一
毫不言今言栢花爲瑞夫時和歲豐物無疵

癘百姓富足四夷順安此國家之瑞也乃降
璽書切責之大哉　王言有以仰見
二祖光明正大之心矣邇年以來獻瑞者不一而凡
形諸表疏見諸歌誦者備極諛美之詞間有
災異則多所忌諱匿不以聞甚非所以憂
治世而危　明主也今
皇上當履端正始之時不可不防其漸臣請
勅下禮部通行曉諭中外臣工毋得仍蹈前愆以消
邪佞之風以養直諒之氣凡四方或有水旱
疾疫之災寇賊奸宄之變不時據實報聞使
可以知戒懼而備脩省庶

皇上敬天勤民與二祖同其盛而諸臣忠言讜論亦與魏相同休美伏乞

聖裁

五曰慎題覆夫中外臣工身任官守言責之寄者孰不懷忠悃竭款誠數陳時政思各建白以自獻于上然甲可乙否見多矛盾彼是此非言有同異故下之該部議以覆請于

天子天子可其奏而降有明旨則當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期于永世之必行此實尊

君命重王言之大義也但前此六卿當事任怨者固多獨斷之猷而依阿詭隨未免狗人之見

每至言官論事奉 旨依擬之時委曲遷就漫無定主不曰誠如言官所論則曰與本部查訪相同使 如綸之言 渙汗之號玩若民間之常語多致廢格不加遵守此豈可以為訓乎臣請

勅下各部今後遇有諸臣章疏務秉公詳看持衡參酌是者直以為是即與奏行可也非者直以為非即與論駁可也蓋苟可以同固不容於立異苟可以異亦不必于尚同協與論以裨

國是又何嫌疑計較之有哉若建言者不顧

國家大體仍摭拾以沽忠題覆者不論事理當否

仍阿比以混上許科道互相糾劾庶乎大臣秉執持之義則庶官懷畏忌之心是惟不言言必可見諸施行而

聖旨之所須布莫不世為天下法矣寧復有壅逆之患哉伏乞　聖裁

六曰清輸納臣伏讀　新詔欽開

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欲加意節省以免徵派之煩又欲差風力科道官清查以稽侵漁之弊累年積蠹一旦振刷此真　盛治之事

太平之象也臣以為革弊固在于清查而善治莫先于法　祖尭　祖宗立法至精至密惟行之

久而廢墜則弊斯作焉所望以脩舉之者寧
不在于　今日乎嘗聞成化以前糧長解户
上納白糧及各料物户工二部委官同科道
驗收運送　内府糧長解户不與内臣等見
面故軍校不得勝勒内臣不得多取小民亦
不致虧害及弘治以後部官避嫌各欵糧料
不肯驗收俱令小民運送　内府以故内臣
軍校視此輩為奇貨多方刁措百計需求有
白糧一石加至二三石乃能上納各項料物
倍出三四百兩始得批廻糧解之人費踰常
數不得不稱貸陪納輕則蕩產重則喪身雖

有禁例誰敢與内臣抗衡雖欲號訴無由于

九重上達其困抑苦楚之狀不可勝言斯民一蒙是

役殆將與死爲鄰矣且積習既久盤結已深

彼視魚肉乎民如秦越也而司　國計者獨

恐其阽於危亡而不爲拯援之哉臣請

勑下該部查照成化年間事例將承運庫及各監各

局等衙門凡係　上供錢糧或添設科道二

員或將巡視光禄寺十庫科道就便兼攝如

遇糧長解糧料至京者徑赴該部與科道官

處投文掛號聽部委官會同驗收運送

内府收貯各該内臣止許司鎖鑰紀出納並不得

與民見面肆行索詐仍每月終科道官將一月内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各數目查筭明白備造揭帖進呈

御覽則庶乎奸弊可祛財力可省而

祖宗之法度可復　更始之治功可成矣然非

皇上大奮　乾剛毅然獨斷恐令未下而阻撓之計百出雖有良法美意其何以行之哉伏乞

聖裁

七曰慎貢選夫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故網羅天下儁傑以布列於庶位者惟貴得其人而已不必拘于資格之限也近奉

新詔以舉人絕望于九卿歲貢不得為方面
首諭吏部毋拘三途大哉
皇言其所以飭吏治作士風者信莫踰於此矣但舉
人之中年資壯茂志向高遠者儘有其人緣
在上者期待甚輕遂多消沮自棄令遇
聖主旁招俊乂破格超擢必有倜儻非常之才奮發
而興起者矣至於貢行非敢謂其獨劣也盖
緣埋沉歲月壯心已隳雖欲建功立業恒苦
于日暮途窮此所以終難于策勵耳臣請
勑下該部查復先年選貢之例每歲與正貢竝行然
行選貢又先于慎選提學但有員缺必多方

博訪不分內外拔其華實並茂而非徒以道
學欺世盜名者簡居是任諭令校士之時不
以一毫狥己狥人之私得以參乎其間惟取
其年力之強健也行誼之雅飭也學術之純
正也儀度之端嚴也然後舉而升之於
國及試之 大廷果能兼此四長則從而奮庸之
否者先黜其人仍查係某提學所取亦坐以
不明不公之罪庶幾貢薦之士皆得以及時
甄錄賢能彙征可以備三途之用可以預兩
司之擢而浚明亮采之事功亦從此致矣伏
乞 聖裁

八曰恤災傷竊惟淮安徐沛乃
國家根本之地而鳳陽泗州又
祖宗陵寢之區則所以輯寧底定之者比之他郡縣
尤當加意焉臣去歲出差南來道經彼地見
其水患畢嘗室廬漂沒田野荒蕪百姓流離
敖敖待哺之狀誠有不忍言者也况加以開
濬新河工役繁興勞憊益甚今雖竣事而民
之瘡痍未復寒無以衣飢無以食其屯住山
嶺者亦無以居皆睊睊相視閒欲嘯起而為
盜固理勢之所必至也夫樹藝者培其方長
非難而甦其枯槁為難業醫者已其疾病非

難而甦其膏肓為難其在於今民方枯槁而
疾入膏肓矣所以回生而起死者若非大加
賑恤其何以濟乎查得嘉靖三十二年正月
內
先帝念淮徐等處之遭水患而不忍斯民之阽於危
亡也特 允輔臣所
請專差刑部左侍郎吳鵬前往被災地方動支徐淮
二倉米麥四萬石運使餘鹽銀五萬兩及各
府州縣無礙庫銀與預備倉糧相兼支給一
特百萬蒼生賴以全活而他變亦因之不
臣請

勅下戶部體照癸丑年事例擇遣大臣一員詣彼經

畫賙賑以宣　德意以布

仁澤或止令彼處總理河道及總督漕運等衙門就

便分理優恤以救燃眉之急庶乎民皆懷感

思服而邦本可固寇亂可弭矣至於天下但

有被災殘破地方幷乞即與推廣一視同仁

此又

聖明如天浩蕩之恩聯屬人心之至計也伏乞

聖裁

隆慶元年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兵科右給事中臣魏時亮謹

題為

帝命維新萬邦願治懇乞　勤初政慰人心以保

天命事本月初七日該鴻臚寺傳示免

朝一日至十一日復免　朝大小臣民咸謂

皇上初政甫及一旬免　朝至再臣獨以為

皇上持哀衷未釋耳今當抑哀除服之日必將勤政

事近儒臣說聖學親經史者不但　御門已也

顧初政一事即繫人心稍有怠忽無以慰百姓

延頸想望太平之心慰百官滌慮思承

新化之意人心所在　天命所繫臣敢不為

陛下悉陳之恭惟

陛下

天地

宗廟之主百官政事之主億萬生靈命脉之主九夷

八蠻歸向之主也

陛下之勤怠關係匪細而初政之敬忽人心屬望尤

匪細者昔帝舜初政詢岳闢門明目達聰武王

踐祚訪於箕子成王除服訪於群臣古之聖帝

明王孳孳汲汲於初政者類如此

陛下勤于此焉即將舉于堯舜之隆躋於三代之上

廼今　問學問政之勤懇未著而　御門奏事

之傳免再申豈人心所望於今日者哉蓋今日之天下百姓窮困已極四方盜賊甚多
國家元氣耗竭夷狄窺伺甚盛中外拭目挽回者
陛下之親賢勤政耳
陛下一加意焉甚非難事甚不勞者若稍稍怠忽則
天下之元氣豈可以再壞哉有諂於
陛下者必曰
先帝數十餘年不　朝今數日暫免何害此最非忠
愛
陛下以慰人心保　天命者所當立斥者也蓋
先帝初年日勤政事日御經筵納諫甚多親賢無倦

崇敬一之學闡事心之旨數十年後方始廢
朝然
先帝明於親輔臣凡身之疾痛事之大小悉問之剛
於制近習凡要緊章奏疊置前列雖不要緊者
不敢以滋壅蔽斷於去奸邪凡中官奸臣素雖
信愛一覺便斥夫 君德最莫先於剛明英斷
者而猶不免因 朝政之廢遂致海內之虛
遺詔所謂蓋衍愆成美端在
陛下則
陛下明斷英烈悉邁
先帝即他年 萬壽日隆尤不可息況今尚在

先帝初年勤政之時天下望治之日而可怠乎昔周
宣王初嘗晏起矣後因姜后脫簪之請遂翻然
早朝晏罷以成中興令主夫一宣王也晏起則
失人心早朝遂成賢主孰謂朝政之可怠哉若
陛下以　朝政為勞精神稍覺不勝臣請先言攝養
精神之畧
陛下將有不勞而治者夫儒臣經史保精神之良藥
也宴安近幸害精神之酖毒也自古致治之君
未有不親經史儒臣而傷生害治之君未有不
由宴安近幸者顧　明王之自擇何如耳
陛下以　御門稍覺虛文懇乞　斷然力行科臣所

請幵開 經筵日親經史儒臣朗誦問荅務講
求保愛精神養心致治之法退居
乾清早晩尤以尚書幵大學衍義娛目養心或即
少屏左右端坐凝神儼然對越
上帝務希臧孳 御後宮之期則
陛下精神日餘將萬萬年無疆惟壽豈但
朝政不勞而已哉
陛下盛德大業於此將日隆矣先臣王守仁所謂養
德養身只是一事非虗語也若
陛下應有免 朝之日直示臣下某日暫以某事免
朝若

陛下出御太早果難只宜　欽定日出為度昔周政
不綱而視朝無一定之限或失太早或失遲暮
詩人諷之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
夙則暮蓋言狂夫尚不敢越折柳之限而人君
何可越日出之限哉是故一有定期則
陛下慣習將自有不覺其勞者矣矧
陛下聰明仁儉中外傾仰有年玆必不以
朝政為勞而恒以宴安近幸為戒臣固謂
陛下一釋服抑哀之後未有不勵政事近儒臣悅聖
學親經史者也伏乞
陛下鑒近日之免　朝知臣民之屬望拳拳惟天下

太平為念惟　聖體保念為心體　天之行健
以御門　御便殿　御經史　勤政勤學為
聖功奮　天之乾綱以讀書靜心養性不溺於宴安
近幸為　聖德體　天之光明下濟以納諫諍
辨賢邪慎賞罰真意流通於臣下為
聖治此只在　陛下斷然有為不時召見咨訪若古
聖帝明王之孳孳汲汲者則百官政事可以允
釐四海生靈可以永安九夷八蠻可以歸化而
天地　宗廟之付托可永保於萬萬年矣
隆慶元年正月十五日奉
聖旨這所言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刑部郎中臣管律謹

題為獻愚忠思裨

聖政事臣謹按三代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緣古無專諫之官故采時布令以速天下之言俾民隱上達王化旁通是以治隆俗美良有由然今

陛下負堯舜之資居堯舜之位任喉舌以公卿寄耳目以臺諫委腹心以近貴託藩屏以世勲恭儉求治於今五年夫何海內多屯平康未覩臣

御覽

陛下必有勤於宵旰而未遑逸也但比者
陛下以大禮未定其心尚有拳拳未釋者今
世廟成而純孝之心盡矣當此歲運更新之初正乃
順序為政之際臣濫冒言官既有瞽說不忍堅
守口之戒不為
陛下獻焉臣聞為政有術要在擇人故伏羲畫卦以
內君子外小人為泰以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故
曰泰曰否係乎人之賢否關乎國之盛衰歷漢
唐宋之興替未有不出乎此者臣願
陛下謹于任用務量才度德勿昵匪人博訪旁求勿
狎近嬖如此則　尊德庇民捷於影響嘉靖之

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又聞天地
閉而萬物否上下交而德業成是以政事之興
蓋本于君臣之協也君臣弗協則上猜下忌縉
紳有識之徒必懷嵩穴長往之思矣百揆庶務
誰與輔之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臣願
陛下推公愛以體群情察厚誣以防讒間如此則精
白敬應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
臣豈信之乎臣又聞國之綱紀存乎賞罰聖帝
明王賞不避仇罰行自近故曰人主御天下貴
無私也蓋私則啓驕驕則強強則橫橫則不可
制矣是豈 社稷之福臣願

陛下賞功勿使濫於厮養罰罪勿使脫於苞苴如此則趨嚮遠惡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又聞王言惟作命發乎邇而見乎遠四夷之所覘望萬姓之所信從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一言以利天下其機如此可不謹歟臣願
陛下于批荅之間亮事情之可否審關係之重輕務詞與事宜事與理合如此則率作興事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又聞后從諫則聖葢人君一身獨任天下之責深居九重之中民情世事易於壅蔽故曰匹夫

匹婦不獲自盡人主罔與成厥功是以方今之
制封駁章奏舉正欺蔽責之給事中激濁揚清
肅寮貪度責之監察御史
祖宗以來惟恐諫官依違乗職故常叮嚀諭之臣願
陛下虛懷納聽隱其短而用其長原其狂而亮其直
如此則輸誠布悃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
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以遠方一介之士誤
蒙擢用惓惓盡心以事
陛下者唯此五聞也是五者堯能之故黎民於變舜
能之故萬邦作乂禹能之故不距朕行湯武能
之故兆民允殖四海永清今之望

陛下為二帝三王使中興之業增多於
太祖高皇帝開創之績者中外華夷同是心而罔間
也
陛下豈肯自遜之乎如臣言可采乞於
萬機之暇　賜清夜之思融會
聖心而達之政事可也如直委以該衙門知道固非
臣寸草之心矣臣無任懇仰之至
嘉靖四年閏十二月十六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傅孟春謹

題為因事納忠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以清化源以裕　國用事臣聞天下之化始於閨門人君之德成於恭儉故虞舜克諧二女必先於民財之阜成湯不邇聲色尤謹乎貨利之殖古之聖帝明王所以維持國本宣暢化原而綿雍熙之業者端不外是仰惟

皇上睿資天縱　洞照理欲之機儉德性成克慎奢靡之習天下臣民莫不引領傾心日望

治化之成本月十一日禮部榜出

聖諭祖宗之制宮中設六尚須教以讀書使稍知禮

法兹已缺少着照例選民間女子年十一歲以
上十六歲以下者三百人進入禮部知道欽此
欽遵夫六尚之員既缺則選納之制當遵
陛下乃於從吉之後方為此舉是誠動中典禮益昭
盛德之至部臣仰體 德意亦既遴選以進夫供役
於內數百人足矣使新者既入而舊者不少矜
放竊恐幽閉之怨上干和氣女謁之盛適召災
沴非所以增 宮闈之福也如蒙
勑下各宮量減三百移其廩費以養今日之所進者
庶乎人不必加而使令足費不必增而財用裕
一以消怨曠之氣一以省 宮掖之費所以凝

天和而迓百福者端在是矣本月十八日續該
户部接出
聖諭取銀三十萬兩來欽此
陛下富有四海則府庫之財皆
陛下之財取之固無不可然王制曰天子不言有無
以其總制邦用出納貨財者户部之責也今竭
四方之財以輸户部竭户部之財以輸各邊計
歲用之缺乏者百六十萬是財用之不足莫有
甚於此時也今日一朝而取三十萬兩臣誠不
知其將安用之縱令事合給用亦乞
勑下該部量入為出不必取入　宮中以增

內帑之冗耗昔
太祖謂宋濂曰自古賢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遠
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
而不厭明明
祖訓真萬世之龜鑑臣仰窺
聖德仁明恭儉固能恪遵
祖訓但恐左右之人或
以聲色貨利獻諛希寵者伏乞
皇上勉崇儉德益敦化源　念宮殿之當飭下之禮
部卜吉戒期還　皇后於宮中以理陰教以爲
六宮之表率或新選既備舊役有餘乞
降詔旨稍令减放以遂物性思財用之當節下[illegible]

部核其舊額出入之數與今昔盈縮之由纂為
會計實錄上麈
宸覽廣集群議講求其理財之要以紓
國計之縮遇有經費悉下戶部出納不必取而用
之以滋冗靡庶
宮壺之化以肅而協氣流通出納之數可稽而取
用有節將媲美帝舜邁德商湯不難矣臣無任
戰慄懇祈之至
隆慶三年四月二十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臣王時舉謹

題為受言崇儉以光

聖德以隆治安事臣近覩邸報吏部一本恭遇

大祀感激愚衷敬獻祈

天永命十劄備 膚採餙臣工以隆萬世治安事覆

户科都給事中魏時亮等奏原任給事中石星

遇缺推用奉

聖旨石星如何起用姑且都不究户科都給事中魏

時亮等一本懇乞

聖明仰崇節儉憫恤民窮事內奏停買珍玩寶石奉

聖旨內庫缺珍寶着户部買辦來進用如何這等說

姑不究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竊惟實忠直者治之機一

皇上則放逐之雖言官薦之而不從實珠玉者治之蠹

皇上則篤好之雖言官諫之而不止是一事之好惡雖微而關乎世道之隆汙者甚大一時之從違雖輕而垂乎萬世之觀戒者甚重臣待罪言官悉得無論臣嘗觀唐太宗退朝謂長孫后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賀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

陛下之明故也太宗悅之夫以太宗勉強納諫晚年

猶有廷辱之疑賴賢后之言而悟甚矣受言之難也

皇上臨御之初召用建言諸臣歿者則恤錄之度越太宗遠矣乃今獨不容直臣之諫豈不欲以明主自居乎臣知皇上必不為也又觀唐玄宗初年以風俗侈靡將珠玉繡錦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及後在位日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焉夫以玄宗能自刻厲晚節猶以奢敗識者謂之鮮克有終甚矣崇儉之難也

皇上登極之詔凡織造採買悉皆停罷超越玄宗遠

矣今乃獨不禁珠寶之進豈不欲以節儉自勵乎臣知

皇上必不爲也又觀戰國時齊威王魏惠王會田于郊惠王曰寡人國雖小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有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夫威王乃戰國中材之主猶知所寶在此而不在彼況

皇上天縱之聖登三邁五顧肯居齊威之下哉臣又知

皇上必不爲也夫此三者

皇上之所必不為乃令言官薦之而不從諫之而不
止者臣知其故也
皇上之意豈不以為人臣食君之祿不當言君之過
吾以至尊之威錐畫箝天下之口無不可者殊
不知君不自明兼聽則明亦不自暗偏聽則暗
故古之人君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樹進善
之旌導之使諫用其言而顯其身猶恐其人之
不言而過失之未聞也況震之以威乎今
皇上之所逐者不過石星一人而已不足慮也然在
朝之臣鑒石星之轍而以言為諱者所當慮也
脂韋之習既勝骨鯁之氣潛消甚至大臣持祿

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其為壅蔽之患
不既深乎
皇上之意又以為人君以一人治天下當以天下奉
一人吾以四海之富雖盡收天下之珍無不可
者殊不知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
示後故古之人君捐金於山投璧於谷沉珠於
淵惡衣菲食敦朴以為天下先猶恐其令之不
從而淳風之或漓也况導之以侈乎今
皇上之所好者不過珍寶之微而已不足戒也然天
下之人從
皇上之好而以侈相尚者所當戒也競靡之念或彰

黷貨之風愈熾甚之卿大夫皆狥利以實家士
庶人皆狥利以實身其啓交征之患不旣大乎
臣故曰關治道之隆汙垂萬世之勸戒者此也

伏望

皇上恢張　聖德俯察狂言石星陸鳳儀等言雖逆
耳心則效忠誠為圭璋之器亟行起用以復其
官思珍珠寶石等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徒為觀
美之具亟行停買以杜其侈庶言路開而善道
日聞儉德崇而淳化益隆矣

隆慶三年四月初六日奉

聖旨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蕭廩謹

題爲披瀝愚忠懇乞

聖明培養無疆　景命事臣近者恭聞閏二月內

聖躬偶爾違和臣子之心雖在千萬里之外不勝震

慴隨又接到閏二月十五日邸報奉

聖旨朕比旺少安臣子之心雖在千萬里之外不勝

欣躍匪但愚臣之心如此一時大小官僚遠邇

黎庶之心莫不如此誠以　皇上一身仰爲

天地神祇之主宰俯爲華夷億兆之　君師上承

二祖　八宗之鴻基下啓萬萬世　聖子　神孫之

大統　聖躬萬年有慶則俯仰上下俱有萬年

之慶一日未安則俯仰上下均鮮一日之安其
爲關係莫罄名言故凡臣子之心自有所不能
已也以臣子懸切之心自不能已仰惟
皇上慎重之心自越常情而凡所以　養壽命之原
而對俯仰上下之望者寧俟臣子之言又寧俟
臣愚千萬里之外之言哉然臣自元年以來每
從班行仰瞻　聖明壯盛冲穆之容竊喜以爲
聖壽億萬斯年之慶而伏覩六年間
緝熙時敏之學孰非　養德養身之功乃今
春秋益富正當　天體益充而側聞人言頗若少異
於前者臣誠不知何以也毋亦

撙精者必力遠之以養夫
天體如一切取用採辦織造之類足以勞民傷財者或悉停之以養夫
國脉則欲寡心清神凝氣定既以培
皇上景命於億萬年而物阜民安本固邦寧又以培
宗社景命於億萬世矣此臣懇切祝願之悃誠亦四海臣民懇切祝願之悃誠也臣干冒
威嚴恭俟斧鉞無任悚息待罪之至
萬曆六年閏二月題奉
聖旨知道了該部知道